

現代日本小說選集

編譯者 章 克 標

發行者 管 東 生

發行所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太平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印刷所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三十六元——

往海洋去

葉山嘉樹

原书空白页

「還是睡了罷，時間雖然還早，却有些話要對你說」。

「唔」。

大兒這樣回答，鋪好了被褥，在我傍邊睡下了。

「今天學校裏有父兄會，會中有職業指導所的人來談話，先刻教你看的，你看過了罷。就是那些話了。想想時間過得真快，你已經到了可以自立的年紀了。不過雖說可以自立，也還過些時候才可以出山。十五歲呢十六歲？不會睡着嗎？」

「唔」。

「不要睡，聽我說。因爲是很重要的話，就是關於決定你一生的事業的出發點。是什麼緣故呢？也許因爲縣分不同，因之投考了兩年還考不進中學，所以今年去試一下如果仍不能考上，那就不能不出去做生活了。留存在農村的兒童。因爲自家做稼莊。忙得只嫌人手不夠所以留住了。說中學，不照那樣方式的教育方法，要改爲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我想能這樣才好。第一父親很窮，恐怕不能繼續供給你學費，還有我自己回顧中學時代的生活，實在覺得沒有意思。這不過是空話，理想的方法是沒有的。想睡嗎？」

「不」。

「教育很重要，父親是知道的，父親只因爲不會受充分的教育，所以一生不能得意，所以總想送

你進大學的，只要有這個頭腦。你的頭腦是比父親要發達些，不過進大學是要很多的錢。現在是怎樣的時代，你是知道的，是舉國一致竭力從事戰爭的時代，你赤了腳上學校，是爲了鍛鍊身體，也是爲了節約物資，你知道的吧。至於父親到這樣山裏來，也是爲你們鍛鍊強健的生活力之故。雖然不專是爲這一點，但一定是包含這一點的。你聽得嗎？」

「唔」。

「總而言之，雖然想給你受大學教育，但沒有這些錢，實在說不說是一樣的，關於這一點，我沒有辯解的餘地。可是，不用推托之辭，以後定有可以一面做工一面讀書的機會。當然不是拿到了證書就可以有工做，可以拿薪水的。是一面做工，在工作的餘暇，攻究你性情所歡喜的學問。當然是要參考書籍的，關於購買書籍的錢，想來父親還可以想法子。總之，是生活費由你自己去做出來，一方面有助於加緊生產，那個餘暇不用來去做不良少年，而去研究心愛的學問，這研究費由父親設法。爲什麼這樣想？因爲這樣，在父親有工作時，你的研究一直可以繼續，總之，不像進大學那樣忙，可以慢慢的 연구，當然有好處也有缺點。睡了嗎？」

「不」。

「想睡說睡好了。父親自己睡不着，却不住同你說話，真討厭，不要心裏這樣抱着不平。真不想睡嗎？」

「唔，有點想睡，但是聽了話，便不想睡了。」

「是嗎，怎麼說，父親實在不爭氣。你生出來後，就應當明白要給你進大學，因之須早作預備，節約家用，但是不會做到這一點，因為實在我不想承認積留金錢下來有什麼意味。其實，現在的貯蓄，到了不是積貯金錢，而是延長使用，和從前的意味不同。不過是什麼呢？也許是懶惰，父親生性如此，不是想寫的東西就不能寫。所以照你們說起來，又不是要你來養育的，你自己要來養育的，不過說這樣的話，也沒有用。怎麼？聽着嗎？」

「唔，聽着」。

「那麼，總之關於你一生事業之開端，不要照父親那樣的辦法，不過你進取何種職業才好，我倒也常常打算的。不必說，什麼職業都可以，不過太單調之後，發生厭倦是不行的。例如理髮店中的挖耳朵的人，終生替人家挖耳朵，說職業也不能說是不行，可是總像太單調而要發生倦怠。總是，要近代的，有相當變化的，這也許是我老人舊思想的偏見，我想運輸通信之類之職業倒不錯。說運輸便是鐵道，汽船，現在也要把航空加進去，這是有相當變化的，在此種職業，必伴同相當的緊張，瞌睡着不能開車運輸，你睡了嗎？」

「不，沒有要睡」。

「翻了身也不妨，這樣可以知道沒有睡着。我想到你的職業是所謂舊體制的功利主義，不過完全

美好的職業是沒有的，況且人類本來有對於任何職業做一行怨一行的劣性。這是從賺錢所以做事的奴隸性出發的。比方你做了車站上的小工員，做了小工員應盡的責任，決不會感到興趣的。要作積極的研究，比方改良轉轍機，或者發明絕對不會錯誤的信號，比方有所謂宇宙線，據言是可以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而且浸透到地下的，那麼利用這個浸透的力來防止信號的停電，或者是有希望的。總之，是要拿出你全部的力量來。而且是要有可以放出全部力量用上去的方向。不是爲了工錢而去做工的，沒有工錢也不能不做，要尋找這樣的職業。這樣，你可埋頭於自己的職業，而感到你生活在這世界上的意義，同時是爲職業爲國家乃至於爲人類的貢獻，都有意義。月薪工錢的多少，是重要的，但不是決定的。比方父親腳很健而頭腦不行，那麼只可以做車夫，腳一方面有充分的貢獻，而頭腦方面有充分的空白，是這樣子的那麼報酬一項，也以腳爲重而支付了。本來人是不能單獨以腳來生活的，所以對空白的頭一部分，也支付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於是以最低限度，父親從事於走路的職業。可是走路也是十分有趣的。既然走路。自然不能停留在一處，於是所見的自然有變化。有山，有水，有瀑布，有深淵，有房屋，有草棚，有脚下飛飄來的野鷄，並且還可以檢到受傷的野鷄，那只要天氣好，人家還肯出了大價錢買。背上吸收維他命D慢慢的放步前進。其實一切職業都有這樣的好處。頂要緊是去發見這個好處，不論你揀選什麼職業。睡了嗎？」

「飛，比走路更加有趣啊。」

「什麼，還醒着嗎。那是不錯。飛比走路來得快，但也要想，危險來得多。」

「不過，坐在家中，要說危險也可說是危險的，什麼時候炸彈落下來，也說不定。」

「這也是的，不錯的，那麼與其坐而待死，不如深入死地，這是生命的躍動，是頂重要的。假使有這樣的職業，那是最好沒有了。我大贊成。反是把老人分配這這樣活躍的部署方面更好。比方，父親也是想到安南或者南洋去做點事情。因為年青人去了，真可豔羨。實際有些什麼用處，好像不值得一提的，但是其實到很重要。因為終生沒有什麼用處而活着的人真也不少之故。比方父親便是其中的一人。啊，火燒了，跑去，火已難熄了，大家在吃飯團，特地來了，不好意思不招呼，便請吃一個飯團，拿飯團吃了。還有更糊塗的東西，是死在眠床裏的。今天報上登載的。一個三十九歲的女人，喝了酒就寢，在眠床中忽然發生心臟癱瘓而死了。不過仔細想想，自然是在原野，山間，戰場，海中死的人遠不如在眠床中死的人多。最多死的危險的，一定是眠牀最危險，這是統計可以證明的。在眠牀上也會腳步漸漸重起來，這是非常之重了，好像接上了一條石頭或者鐵做的腳。這感覺還刻刻向上昇傳上來，反是飛行機的盤旋狀態較為舒服了。老實說來，人活得年紀大了，便愈加怕死。別的事我不知道，父親自己年老了，便缺少勇氣了。但是你須要有勇氣的，是不是想要睡了？」

「不。」

「總之，你雖然還不會長到一個大人，但已經可以工作了，對於做工你是怎樣想的？以前是被僱



用於賺錢的人或公司。賺錢的人是無限制可賺，而對於使用人的福利設施什麼也沒有。可是現在不同。不論公司或個人，要酷使你去工作來無限賺錢，是被國家禁止了。國家限制了利益的貪得，而且還派有監督。這是跟我做工時完全不同了。做工這事情的意義不同了。我們是被工頭搾取，跟國家是什麼關聯也沒有的。可是現在，除了直接有益於國家之外，沒有工可做的。像兵士背着背囊，你們工人是負擔着國家的生產工作。這樣便有做工的歡樂，爲甚麼呢？你的做工對於國家是有益的，便可以得到是國家服務的一種滿足，不是像奴隸一樣工作，是作爲一個國民的資格而工作的事情是很多的，好像是爲了父母，爲了鄉黨，爲了親戚朋友，爲了社會那種種，現在都變了要成爲爲了祖國。這是這樣的一種變化。從前要僱人，有所謂薦頭店的，不負什麼責任，把人不當人推薦使用，可是現在這種東西沒有了，變成了叫做國民職業指導所的一個政府的機關，不知什麼時候這樣變了的，我覺得很奇怪。跟我做工時候完全不同了。假使年紀不太老，父親也願流了汗去做工的。不，現在倘使有適當的工作，也去做的。只有工作才產出生活的歷史。倘使生下來什麼也不做而活下去直到死亡，那麼爲什麼活在世界上的，不是不明白嗎？在工作之中，記錄下了生活的歷史，而成爲生活的證據。爲什麼呢？因爲工作所生產的東西都是貢獻於國家的。而且是要因此才可得到爲國家的享受。現在即使做農人，也不能照自己意思爲賺錢而種植什麼。食糧生產是先決問題。所以我替你填寫了生活必需品產業的希望，不論日本如何進步，生活必需品產業是決不能沒有的，你說怎樣，這可以嗎？」

「我想去做橫須賀海軍工廠的養成技工。」

「是嗎？可是這據說今年起已經不能預定了。總之，你去跟先生好好商量一下。從前是薦頭店，現在是學校的先生了，時世真不同了。以前有一種做生意的商人，把物品低價買入，高價出售，真是可笑的，可是現在行着配給了。商人雖然有，但不能暴利賺錢了。因此有發怒的人，發怒也無用，只值一角錢的東西要賣一塊錢，本來是不行的。從前可以，現在不行了，政府要加以制裁的，覺得滿心痛快的實在不只我一個人。假使不如此，日本是成立不下去的。不是任何人的責任，是日本人的運命。因之任何人都要直接工作來支持日本。這也不是從現在開始的，以前有個得道的高僧說過，一天不做工便一天不得食，這是這個樣子的。可是，我對你說，不能夠不情情願願歡歡喜喜工作的。恐怕你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到甚麼環境中去，比家裏總吃得好，也可以買自己用的書桌。叫你在扶梯板上或樹板上做習題，是要看你在如此不自由的環境中，你能夠發揮怎樣的成績。用功不是書房及書案去做的，是人做的，是人專心一志去做的，這一點你要仔細記牢。」

文化這東西，不是去跳跳舞，看看戲，到百貨店買了東西的事情。那是非文化的，是歪曲的文化，是消費專門的文化。這是要走向滅亡之路的。當然不能說物質方面的文化完全不要，不過文化這東西，一定是要使人的生活所在與生活方法是能夠和一村的人一國的人乃至人類全體的幸福之祈禱相連結。日本現在是爲此而從事於戰爭。把東亞諸民族永久置於奴隸狀態之下，而他們自己在這基礎上享

樂着錯誤的消費文化，日本是對此種英美的自由主義作戰。日本是爲全世界和平之確保而戰爭。這樣一想，便沒有甚麼不滿足。說不滿足，恐怕只有你一個人出去做工後要想『我是過着怎樣這種不自由的生活』而抱怨父親，也未可知。但是你要抱怨也無法制止，不過你是已經能夠煮飯，也能做醬湯，還能燒幾樣小菜，還有一點點的創傷與瘡癤也可以自己治療。有了這些生活上的知識了。這是除了體驗以外是無法教育的。積貯生活的體驗，到死受着教育，這是父親的素志，也只要有誠心，沒有不成的事的，雖然不容易。總之一句，是不要造成執袴子弟，對於無論怎樣困難的生活，都開拓出去，培養強大的抵抗力。也許這是很粗暴的教養方法，但是父親是不歡喜浮華生活的。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浮華方面，父親已經全都經驗過了，已經知道那不行了。繼續保持新鮮驚異的心境，在人類要永不斷的進步方面，是絕對不可缺少的要素。但這又是只能在樸素的生活中保存的。

要識得苦茶的爽快滋味，便先要使舌頭討厭甜蜜的東西。所以爲推進文化的必要上，這便非與大自然相連結不可，正像溫度恰好的熱水，洗浴是感不到愉快，當然不是說一定要餓了肚子浸在冷水裏的。調和本身，原來是不存在的。正到好處是把人的感覺變成了無感覺的。慣常了之後，便一點也不感到愉快。消費文化所以使人類墮落，即在於此。有一個富家子弟，很歡喜溫泉，在各處溫泉地方建造了別墅，走遍了日本所有的溫泉一點也感不到愉快了。不但不感到愉快，而且感到脫衣穿衣的麻煩了。這還不管，到後來連皮膚的感覺都沒有了。洗了一浴，神清氣爽，這是戰塵滿身之後所得到的不

能形容的快感，他是從溫泉裏上來，也不感到什麼。但這不是任何人的罪，而是飽和的罪。飽和是使一個人不能生活下去的。文化與頹廢是不同的。睡着了嗎？

「沒有，不過像要睡了。」

「是嗎，那麼明天晚上再來談吧，好好地睡。」

「請安睡。」

汽艇看去像獵狗，拖了團扇那麼闊寬的大拖船，離開埠頭去了。

汽艇裏趁不下的新人生，便趁到了載着他們行李的拖船中。

通過了商船學校人學考試難關的少年們滿是欣悅。

家長在碼頭上送行，但少年們不回顧碼頭，而直望着海外，以及在海中浮出的點點島嶼。

汽艇開了一歇，少年們像才記着了家長，慌忙除下帽子來揮別。

看去是像虛空的一種形式，沒有真實的惜別之情的，實在是一種不充滿感情的揮手。

——好了，可以回去了，以後我們做光輝的冒險與訓練去了。謝謝，不要牽掛，回去吧。下一次會見時，一定變得黑胖堅實，使你們要吃一驚。再會了。——

這樣的許多帽子，在汽艇與拖船上面搖動着，繞過了碼頭在波平如鏡的海上，以快速開行，不久面孔也認不清了。

公園裏櫻花正盛。櫻花下面人往人來，櫻花上面巨鷹飛翔。

飛機的響聲來了，仰面看看，只見羣鷹盤旋翱翔。不見飛機的影子。

來送行的父兄母姊們，已經各自分散了。

我在碼頭上更高一層的階段上坐着，雙手抱膝，凝視汽艇開去的方向。

我是滿意的。這樣的充滿幸福之感，我最近沒有感到過。爲什麼緣故呢，抓住的當做是稻草，倒却是救命圈。

去應入學試驗時，將茅屋作抵押充作旅費的，幸而檢查到體格了，但是沒有考得上的自信。以爲一定是要落第，在夜眠之間，灌輸兒子一種職業門徑。

可是在已經絕了念之時，來了一張通知入學預定者的信件。

信上寫明體格再檢查及開學式的日期，還有四天，而旅費及初期的學費也必要的。

打電報給出版的書店要求預借版稅，這還是不夠的，而且寄來與否也不明白。倒幸而寄來了。

去打電報給出版的書店，走六里的路。回來途中想到了，假使不寄來，那特地抵押了房子去，而且通過了入學考試，沒有費用，還是不能入學的。

這時借錢的情形，是和借來買酒喫的錢不同的，借不借要看前途的好意和錢袋的情形了。但是失去了機會，是有關於兒子前途，使他終生的生活變動的。不是可以自負的，再打了電報托托朋友。



我的孩子進商船學校，好像是一個宿命，不細細和友人們說，也可以明白的。而且現在海員無論怎樣多，也只有不嫌多的時代。說危險，那是在席上的死亡率比達到潛水艇的大得多。

友人有好幾個，和我是同年輩，同樣是孩子的父親，二個文學士，常常麻煩他們的，仍舊托石田億臣和龜子有文了。此外一個不是文學方面的友人，但是很親密的一個。還有一個友人也不是親戚，是同鄉，是父親的知人在公司裏任要職的，去拜托一下看。

我是失望落胆了。不是空空洞洞的話嗎？這樣薄薄的世風人情之間，那一個來借錢給我呢，有怎樣理由呢？大概轉一種念頭，便是我這個人無聊的證據，我對於自己的無聊是常常自怨自怒的。而且因為要想矯正這一點，便變了像一個不成功的偽道學者，於是苦笑而中止了。爲甚麼緣故呢？因爲這樣之後，我當中的水分太少了，皮膚乾燥而裂開，爪甲挺生，鼻孔發痒，頭腦變成沒有感覺。即是若干的無聊是保持我肉體中的水分的。

但是並不因此，我就要把我的無聊合理化，我是在人類進化較低的階段生出來的，在不乾燥的範圍之內，漸漸進化是可能的。但是將我的已經成功的去做，還是由我的孩子去是在更進步的階段，發展的效率也高，這是我不能不承認的。

比方我的孩子只有十六歲，在拿有計時錶的考官面前，一分鐘之內可以解答一個算學的問題，我聽孩子說了才知道這個答數，但不曾明白這個答數是怎樣算出來的。這和羅婆洲的土人只知一和二

兩個數目，計算三和四，便要用許多一和來反覆彷彿的。

所以英美人對於南方人擄取，不一定要是道學者也覺得不行。即是我的無聊及算理觀念的未發達，從我說出來是可恥的，但從在高度發達階段的人看來，却有認為是可憐的餘地，我這樣想。

因為有這樣思考的餘地，所以石田億臣便立即寄了我所請求的錢來，龜子有文也是遲了一天，在旅行中的地方，電匯來了我所請求的數目。

這倘使在我，一定是很可以以旅行中手頭不便的理由來回絕了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出去旅行，實在要很多的現錢放在手邊。我們父子因為受這考試，已經像白蟻一樣，把房子吃掉了。

比石田億臣，比龜子有文，富有是百倍的靜野那個認識的人，照常織一樣，來了一條理路整然的回電，即是

——「尊囑一節，礙難照辦。」靜野——

恐怕，一萬人是一萬人全體都贊成靜野所打電文的意思的。什麼麼呢，因為「難」是當然的。一個電報就要人家寄二百圓來，是太容易了。

我當然也非得承認當然之理不可。不過這時候，假使我的友人們，連從事於文學的朋友，也遵照了這當然的顛撲不破之至理而行動，來我一個「難」的回電，那麼我父子便要在顛撲不破的真理之前破碎了。

真理是顛撲不破的。但是歷史的作用又是怎樣迅速的轉變活動呢？

這是依靠友人的好意，被拖船載着，向海一方面去，比許多孩子的速度更快。

感極無淚，這是通俗的表現法，對於友情我也想使用一下，因為我的眼睛也是照通俗的說法而下淚了。但這不是太缺乏婉曲了嗎？一點淚當中，包含着無數的思想，以友情來說了，在文章上自然很簡單，很便利，但是爲友情流的淚的第三滴上，又跳躍到祖國的歷史的進路方向的念頭。

站在隨手抓到的真理上面，是不能了解那夏威夷真珠灣頭特殊潛水艇的九軍神的心理的。

那麼，你是理解的嗎？這樣一問，我也回答不出來，不過我的孩子十六歲，趁了拖船，開向海中去，那時我心中所湧起的超過了理志近乎滿足的一種感情，是使得我自己明白了。

『我是不行了，你要好好地幹！』

我是不中用的無聊的父親，是爲給孩子接木而已，我是澀柿，而在孩子的枝條上，可以結實出甜柿來的

這是與我站在岸邊看太平洋一樣的，汪洋一片，極目無際，但是不能因爲我的看不到邊際而否定太平洋。那邊有關島，有夏威夷，也有澳洲。

有夢見什麼的話，夢不是用肉眼來做的任何人不能用肉眼來看見夢的什麼，不過夢中還是看見什麼的。



一切的困難要來，在孩子入學以前，乏旅費學費的困難來，此種困難是圍繞在我們周圍的。但這不是常識，算盤也打不清的，關切與愛情是超越任何困難的一種要素。愛情是沒有距離的，無論怎樣遠的地方，由眼所看不見的線來連繫著。

孩子寫了一張明信片來：

「近來對於學校生活已經慣常了，但也常有給上級注意的地方，早上五點十五分起身，初時不慣，覺得很苦，現在是不希罕了。可是因為我小，受到了上級的注意，悲苦得想哭。今天因說了飯怎樣，又被指摘，但是我竟吃了五碗飯，便不覺得什麼了。」

吃了飯好像會不悲苦的。還有說話口音不同，意思不很能明白，現在漸漸有些懂起來了。

看父親的汽艇開往多度津去，非常悲哀了。不過別的人也像是悲哀的樣子。就要開始早操了，再會。

於自修時間之暇。」

努力啊，我兒。

在自修時間之暇，寫封信給石田億臣和龜子有文謝謝。

吃了飯好像會不悲苦的。

這話說得很有意思。照這樣子，奮發振作！

祖國是由青年人來實現那個夢想。老的朽去。